知微篇

周八駿

「一國兩制」不是「治外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拒絕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香港工作簽證續期；10月7日晚馬凱由泰國飛抵香港機場，只獲批有效期爲7天的訪客簽證（visitor visa）。特區政府沒有對馬凱簽證一事作說明。

10月8日《香港01》報道政府於1998年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提到各類工作簽證的審批準則有6大條件，其中一項爲申請個案是否對香港有好處和貢獻，馬凱策劃「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FCC演講事件，明顯不符有關條件。對於這一則報道，政府沒有確認。

香港絕非「公共租界」

對於馬凱個人來說，這件事很可能只是他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中的一段不愉快經歷。但是，西方若干國家政府的反應，以及香港美國商會的反應，卻對「一國兩制」投下了深刻的影響。

英國、美國和歐盟的官方對於馬凱拒簽事件的反應，同它們之前對待特區政府處置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違反《基本法》事件的反應基本相同，都是發表聲明或談話表達抗議或指責。

但是，這一回事件涉及外國人，10月6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發言人就用上了對事件感到「非常困擾」（deeply troubling）的措辭；10月8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言人的聲明稱事件是令人憂慮的先例（worrying precedent）。馬凱是英國人，10月6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發表聲明，要求特區政府就拒批簽證一事作出緊急解釋（urgent explanation），強調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

英國政府的反應，點破了美國和歐盟官方的「非常困擾」和「令人憂慮」的底蘊——在西方主要國家眼裏，過去21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於它們國家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公民來說，同九七前沒有區別。但是，馬凱簽證事件標誌着情形開始發生重要轉變，這一轉變意味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將不再是他們所熟悉和喜歡的。

長期以來，關於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一直存在着嚴重誤解或故意曲解，無視這是以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爲前提和基礎的。在不少香港居民心目中，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形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飛地」，此所以「港獨」有不可低估的社會條件。在西方若干國家政府和公民心目中，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彷彿他們在舊中國的「公共租界」，他們理當享有「治外法權」。

香港不少人視特區爲「飛地」，同西方若干國家視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治外法權」二者相互關聯，如出一轍。於是，遏制「港獨」深入到禁止「港獨」政治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運作的階段，西方若干國家在香港的勢力便直接干預。

香港外國記者會爲陳浩天搭台演「港獨」醜劇，是第一炮。香港美國商會爲馬凱簽證續期遭拒發聲，是第二炮。

挾港逼迫中央必敗

10月8日，香港美國商會發表聲明稱，馬凱簽證事件引起國際商業團體關注，不能只說是「個別事件」而置之不理，強調任何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均會損害香港作爲金融和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打的仍是「新聞自由」幌子，其實關心的是美國在香港的利益。試問：之前香港發生過其他被反對派和西方若干國家政府、主流媒體視為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美國香港商會何曾出聲？這一回沒有先例的舉動，不能不令人同美國政府開始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調整相聯繫。

中美關係正迅速變化。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關於美國對華政策演講，一些評論視爲美國向中國全面「開戰」的信號。在這種背景下，10月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華，僅同中國負責外交的楊潔篪和王毅分別會晤。楊潔篪指出，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重要關頭，面臨不少挑戰。中方已就美方近期一系列涉華消極言行提出嚴正交涉並公開表明了原則立場，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採取損害中方利益的行動。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西方若干國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團體、機構和公民，應當尊重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遵守《基本法》。香港美國商會應當明白，新聞自由決不是無限的，不能侈談「任何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均會損害香港作爲金融和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2014年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西方若干國家幕後支持下發動「佔中」、企圖以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為要挾，逼迫中央同意其提出的「真普選」主張，最後以失敗而告終。而今，有人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為要挾，企圖逼迫中央放棄遏制「港獨」、聽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被人視為「飛地」或享有「治外法權」，也必將以失敗而告終。

資深評論員、博士

「明日大嶼」填海造地是造福後人

議事論事

文滿林

特首林鄭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填海造地一千七百公頃來解決市民住屋問題。這是一個有遠見、有承擔、有效解決香港長期以來建屋無地的願景大計，當然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和歡迎，認同填海造地建屋最能解決建屋無地之難題，造福後人。

「為反而反」肆意抹黑填海

但也不出所料，特首提出之「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必然引起反對派的攻擊、抹黑、瘋狂反對、阻撓，以及誤導市民。反對派聲稱填海造地建屋是個「大白象工程」、是「倒錢落海」、會破壞海洋生態、是借債填海，甚至說是延禍後代云云，他們更發起反填海遊行。估計在未來的一段日子，反對派還會製造各種各樣的行動，不惜一切、瘋狂地阻撓政府推動「明日大嶼」這一造地建屋大計。

「為反而反」向來都是反對派「本色」。由此觀之，政府應有兩手準備。一是準備如何應對反對派的各種攻擊、抹黑及阻撓的破壞行徑；二是做好相關的宣傳推介工作，尤其是向廣大市民解釋填海帶來的效益，破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論。只有讓廣大市民知道填海造地建屋帶來的效益，得到市民的支持，才能抵銷反對派製造誤導及阻力，讓「明日大嶼」計劃順利進行，最終實現香港第三個新商業核心區。

個人之見認爲，「明日大嶼」願景計劃透過填海造地建屋解決市民住屋難題，是造福後人，而不是反對派所聲稱的延禍後代。理由是，香港缺地建屋盡人皆知，有人提出向新界農地棕地打主意，說是有若干公頃，只要能全數釋放出來，就可解決缺地建屋問題。然如何徵收那些農地棕地建屋，對此大家似乎都沒有把握。一要視乎持有者的取向和要價；二是要視乎反對派有否從中作梗唆擺一些持有者進行各種阻撓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令到徵地往往半途而廢，胎死腹中。若然徵收農地棕地那麼順利的話，香港建屋用地問題早就可以解決了，還須拖到今時今日？

另一方面，值得考慮的是，就算徵收農地棕地可順利進行，充其量整個新界只有一千多公頃地，只能滿足目前人口居住需求。往後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隨着人口繼續增加，以及新界農地棕地「買少見少」，甚至連可以建屋的丁點方塊土地都沒有所剩的時候，還有什麼辦法來解決覓地建屋市民住屋需求？新界農地棕地只有越來越少，不會越來越多。由此推之，在二、三十年之後，用來建屋的土地有用光一日，耗盡了，無地可建，樓價只有越賣越貴，到時三萬元一呎五萬元一呎的樓價並不稀奇。然對有錢人來說，對已有物業住宅的人來說並不感到有任何影響及衝擊，甚至感到開心不已。但對衆多沒有物業住宅以及輪候公屋的市民來說，大有上窮碧落下黃泉之感。百上加斤，苦不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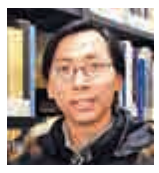
樓價飆升市民苦不堪言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提出填海造地一千七百公頃，興建二十多萬至四十多萬住屋單位，容納七十萬至一百一十萬人口，創造三十多萬個就業職位。無論對現在或是未來二、三十年都百利而無一害。有效解決市民住屋問題，造福後人。何來延禍後代呢?!所謂耗盡儲備、倒錢落海，更是不值一駁。這是反對派爲反而反製造的藉口，誤導市民而已。最簡單的是，填海工程分十多年進行，每年只需五、六百億元費用。然而人工島落成，可將新增的一千多公頃的土地，部分出售予發展商，收益肯定比填海的五千多億元成本還多。由此可見，「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可謂是多贏局面。

反對派爲何一聽林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就迫不及待進行瘋狂反對和攻擊？這就是反對派「爲反而反」的本質。他們總是不想特區有所發展。正如坊間冠以反對派的一句流行語：「他們只想香港閉翳，唔想香港（市民）富貴」。凡是對香港社會對市民有利有益的事，反對派例必製造各種藉口進行反對、破壞及阻撓。諸如唆擺阿婆司法覆核反對興建港珠澳大橋、反對「一地兩檢」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香港的大學學生會亟待改革



議論風生

孔永樂

回歸以來，香港的大學學生會經常引起矛盾糾紛。學生會幹事以「關心社會」爲由，在校園及社會發動政治鬥爭，並以「大學學生會」名義參與遊行、集會及刊登聲明等。近日，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將校內部分「民主牆」劃爲「連儂牆」，其後「連儂牆」出現「港獨」標語，校方決定收回管理權及以紅紙掩蓋。然而，部分學生對此不滿，學生幹事強闖理大管理層辦公室，禁錮及辱罵包括副校長在內的教職員。個別幹事更選擇以絕食威脅校方讓步，抗議大學管理層的「不合理」對待。事件雖然暫告平息，但激進學生問題仍然存在。

學生會幹事無特權

學生會幹事以學生會名義發起激進政治行動，企圖影響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施政，這情況在國際社會亦經常發生。大學生是社會的一分子，擔任學生會領導層不代表享有特權。1969年，兩名學生在美國阿肯色州的大學校園內遭到拘捕，理由是他們在學生會大樓外故意及違法地製造騷擾，並使用刺耳及冒犯的語言及派發煽動情緒的文字宣傳；1950年代，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大學一份學生雜誌由於內容包含煽動元素，最終當局指控編輯部觸犯法律，學生編委會成員要到警察刑事偵查局協助調查。重要的是，學生會組織激進行動或印刷刊物之目的並不是辯論、說理或促進學生福利，而是製造更多對抗的局面，最終影響政府的管治及和平的社會秩序。

現時，香港各所大學校園對外開放，內地遊客及本地市民都可以自由進出。從實際情況看，個別學生掛上「港獨」標語不單違反憲法及《基本法》，其內容或有可能引起衝突。早前，有本地學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民主牆」貼上「港獨」海報，一名內地學生憤然撕下，雙方發生口角，若然碰上其中一方情緒不穩，事件有可能演變成武力衝突。從此角度看，校方管理層必須嚴格處理一切有關涉嫌違法及可能擾亂公共秩序的標語。

大學校董會是最高管治單位，負責管理學校及維持大學良好的聲譽。校內持續出現違法行爲，大學管理層責無旁貸。若從權力分布的角度看，筆者不同意學生會幹事有權力決定學校的行政及學術事務。學生會只是大學內一個學生組織，所舉辦的活動都需要獲得大學有關部門批准，從而達至制約與平衡，避免有人濫用或誤用學生會資源，這樣也能兼顧大學的長遠利益。

單純教育的角度看，學校是學習的地方，任何學術及文娛活動、師生言行都需要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

香港高等教育經常出現的激進行為似乎主要源自於學生會。學生會幹事衝擊大學管理層並不是首次發生；學生會所管理的「民主牆」、學生刊物及校園電台出現具爭議的內容。歸根究底，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完善一個服務全體學生的組織，避免少數人士走制度間隙獲取私利。

主席可轉為受薪制

首先，筆者認同學生會宗旨可以包括「關懷社會、服務社會」。不過，學生會基本上是服務大學內的學生成員。每逢學生會在校外組織活動時（例如示威、集會或遊行等），由於服務對象難以準確劃分，校方可考慮要求學生會在舉辦校外活動前另設一個獨立的財政帳目，並列明有關活動是否符合學生會宗旨及法律，否則學校有權不批准此活動的一切支出費用。若然學生會經常與校外團體，甚至與政黨合辦集會或遊行，校方財政部有責任監測資源是否正確申請及運用，符合大學的利益。

第二，學生會幹事會及主席必須爲學生會名義下的活動負責。從過去經驗看，即使學生會活動引起公衆質疑，甚至涉嫌違法，學生會主席甚至幹事會成員似乎都毋須負什麼責任。筆者認爲，每間大學的學生會都有詳細的《釋義及通則章則》，清楚列明各幹事的職權，以及學生會財產運用等情況。然而，以筆者觀察，校方代表的普遍做法是息事寧人。有時候，校方代表面對學生強詞奪理或違規違法亦不會與他們針鋒相對。大多數人都希望安逸地生活，校方的做法有其苦衷，但最終卻讓大多數的學生甚至社會大衆受到影響。

當學校代表未能有效應對時，我們需要思考改革現有的制度。筆者認爲，其中一個方法是將學生會主席改爲受薪職員。對於未曾出任過主席的人都可以想像，一名學生需要在整整一年內處理衆多學生事務，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現時，學生會主席大多是義務性質，在此情況下即使學生領導表現欠佳，大多情況下校方都會體諒同學，而學生兼顧學生會職務更可能因此停學或延遲畢業。既然如此，學生會主席受薪工作，對學生會運作亦有利。當選的學生在一年內可以專心工作，同時倘若遇到違法的事宜，學校可根據合約即時解僱，主席在新學年恢復學生身份；冷靜期過後，學生也不一定需要退學。這在日益政治化的校園環境下，對校方學生都有好處。事實上，英國劍橋大學本科及研究生學生會會長都是全職受薪，以合約方式服務全體學生。

第三，各大學學生可以嘗試公投，要求更改入學必然成爲學生會會員的規定。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公民擁有選擇和投票的權利，爲何香港多間大學的學生卻沒有權利決定是否成爲學生會會員，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繳交會費？另一方面，大學管理層需要檢討是否要強制新生加入學生會，並繳交學生會費用。香港是市場主導的社會，如果學生會能夠爲同學爭取福利，大多數學生自然付費加入。筆者相信，當大學引入自願入會機制下，每年學生會各幹事定必爲爭取服務更多同學而更努力打拚！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城市智庫成員

國際關係

張敬偉

記者失蹤變影響全球的「黑天鵝」事件

沙特籍記者兼《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失蹤，持續發酵爲影響全球的「黑天鵝」事件。

10月14日，周日開盤交易的沙特股市，爆出了一個極大「冷門」。開盤兩小時後，沙特證交所全股指數跌逾500點，跌幅接近7%。受此影響，隔壁迪拜指數也掉頭下挫，跌幅達1.4%。據悉，沙特股指上一次這樣暴跌，還是在2014年石油價格「腰斬」時。此外，全球主要股指也在周一下跌，美股周一大幅震蕩，標普收跌0.59%、道指跌0.35%、納指跌0.88%。

一個卡舒吉，本無影響沙特、美國股市的能力。但卡舒吉是《華爾街郵報》專欄作家，而且有一名土耳其未婚妻，他在土耳其神秘失蹤，就變成了複雜的國際政治事件。各方角力，自然會引發全球市場的政治漣漪。理清其中的邏輯關係，有四個關鍵點。

一是卡舒吉是有深厚美國背景的沙特媒體人士，因對沙特針砭時弊而開罪了沙特國王薩勒曼。二是得罪國王的卡舒吉繼續在美國媒體揭露沙特的黑暗面，沙特王室對卡舒吉更加不滿。三是卡舒吉並沒有選擇安全地在美國生活，而是選擇了一位土耳其未婚妻，這讓沙特抓住了機會。四是即使卡舒吉不失蹤，美沙關係也充滿不確定性。一方面，「9・11」事件帶來美國人的傷痛還在，美國人一直將沙特恐怖分子拉登視爲「9・11」事件的始作俑者。

美中東戰略難捨沙特

另一方面，美國建制派政媒一直對沙特王權體制不感冒。特朗普時代和沙特建立起來的密切關係，除了「逢奧（巴馬）必反」的政治操作，更主要的是特朗普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美國和沙特簽署1100億美元的軍事合作項目，不僅對美國軍火商有利，而且也能利用沙特打擊伊朗並穩固美國的中東戰略基礎。特朗普放棄伊核多邊協議，在敘利亞內戰中更被俄羅斯強壓一頭，美國在中東可利用的盟友只有以色列和沙特。沙特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老大，美國對伊制裁帶來的原油輸出缺口也需要沙特補上。

特朗普強化對沙關係，完全基於美國的中東戰略需要和「美國優先」。卡舒吉失蹤後，面對來自國內對沙特制裁的壓力，特朗普對於中斷美沙1100億美元的軍事合同避而不談。

但卡舒吉失蹤事件，不僅讓美國社會憤怒，也激發起整個西方世界的反沙情緒。此外，土耳其也「合理」將這一事件發酵擴大化。畢竟，卡舒吉在土耳其失蹤，其未婚妻也是土耳其人，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和沙特這兩個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一直明爭暗鬥，兩國都想成爲伊斯蘭世界的老大。更弔詭的是，因爲兩年前涉嫌牽涉土耳其軍事政變的美國牧師布倫森被土耳其監禁，美國對土耳其實施了鋼鋁關稅和政府要員的雙制裁。土耳其里拉開始狂跌，土耳其經濟也陷入困頓。卡舒吉失蹤，不僅給土耳其釋放布倫森提供了台階，而且也爲土耳其利用美國打擊沙特提供了機會。

制裁與否裏外不是人

因而，土耳其不僅高調調查卡舒吉失蹤事件，而且也巧妙地通過法庭審判的方式釋放了監禁兩年的布倫森。土耳其不失時機地送給特朗普一個外交大禮包，不僅有助於紓緩美國對土制裁，也向美國和世界展示土耳其公正調查者的形象。

在土耳其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沙特不得不和土耳其組成聯合調查組，並且準備宣布卡舒吉已死亡，死因屬於「審訊失誤」。這意味着，沙特等於承認了卡舒吉爲沙特政府所害。卡舒吉事件的明朗化，也給特朗普政府帶來了沉重壓力，特朗普稱卡舒吉爲「流氓殺手」所害。在此情勢下，特朗普不得不強調，如果卡舒吉在沙特領館遇害，沙特將遭受「相當嚴厲的懲罰」。

特朗普一句話，徹底改變了市場風向。這是沙特股市狂跌的主因，由此還將引發原油價格變化。而且，美國是否要終止對沙特的1100億美元的軍事合同，也頗值得關注。在中東地區亂象頻生的形勢下，美沙關係的動盪，將會帶來整個地區的連鎖反應。敘利亞內戰走向會發生更加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也會步履維艱，美土俄三方關係也將面臨新調整。

美中期選舉前發生卡舒吉失蹤事件，突然飛來的「黑天鵝」對全球和美國中期選舉帶來了不確定影響。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